

瓊臺類稿卷之一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深

賦

後幽懷賦有序

昔唐李習之作幽懷賦宋歐陽子讀之嘆曰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

嗟予生於遐僻兮夙有志於匡時理無一而弗究
兮事經目而輒思幸致身於泰明兮冀少見於施
為紛時制之各異兮羌所見之多違歲冉冉其將
老兮顧所懷之弗遂徒兀兀以勤劬兮竟莫成乎
一事撫中懷而自惜兮竊祿食而深愧恐終待而
無時兮思從此而遠逝念明時之難遇兮心欲去
而弗忍也戰兩端於胸中兮病悄悄如將隕也慨
昔賢之賦所懷兮鄙衆人之嘆老嗟卑予則以為
舍位與時兮雖有道兮其焉施悼往者之不可復
兮而來者之尤不可期爰因往以推來兮灼此理

之無疑藐一身何足惜兮顧賦畀之甚大人皆放
乎一己之私兮孰究夫天下之利害伊昔裔夷之
僭夏兮易天地以倒置宣尼春秋之謹始兮變乃
驗於千八百歲我

神祖之挺生兮載啓天而奠地泄上帝之幽憤兮
伸華人之鬱氣大功垂於萬世兮百王邈其難配
付

聖子神孫於萬年兮圖久安而長治懸爵祿以待
賢兮明經術以造士何紛紛而靡靡兮杳不知其
所自忽事幾而不為之審兮撫其時而棄之置其

身於安逸兮忘其生之所依曰大厦不假於一木
兮然厦非木又曷以成也人人皆謂然兮又將責
誰以支撐也噫令人非不古如兮習俗使之則然
駕大輅以衆馬兮禁其用古法以周旋驥伏櫪以
老死兮尚按圖以招延嚮教之以何物兮今惟取
其貌言諱曰已矣乎世固莫吾信兮余將喋喋其
誰語世雖斯今兮余惟視之以古抱直道以終身
兮矢不負乎尼父成化六年

石鍾山賦有序

石鍾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

無改評矣曩予嘗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
有所見焉夏官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
出示其圖求賦盱江何秋官廷秀既為君
賦之矣大率本坡意而廣之意盡而語工
予無容其喙矣乃即所見為後石鍾山賦
云

巍乎高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扼彭蠡之口拉岷
江之脇鼓天聲而震動橫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
之巨障湖江之奇絕處乎爾其氣勢龍從岡巒嶭
嶭衍駁駭之幾里崇嶮礧之萬疊危臨深而欲墮

直倚空而如截下瞰馮夷之府上峙瞿曇之宮洞
空明兮穴竅蒼翠兮杉松予嘗艤舟其下履險
陟崇爰窮幽而探微盡詭狀兮竒蹤望天塹之渺
茫極岳祠之穹窿適晴空之過雨晃晨曦之昭融
雲澄澄其歸岫波泫泫其成濼萬籟聞息一碧連
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為石千態萬狀恠外而空
中而竟莫得聞噌吰之無射窾坎鏗鞳之歌鍾也
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揆厥山之所元兮始於
鄴註之鮮柔經繼以少室山人之博兮終以東坡
老仙之精曰古人之名山兮多惟其形夫何獨茲

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水兮不能自
鳴必風濤之搏激兮然後滂淅而訇砰風或有時
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顧舍其天然常有之
巍巍而下取夫適然作輟之礚礚吾恐君子之正
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淳緩不情也於是呼兒挹
酒注之巨觥釀江流酌巨靈起而問諸以訂茲山
之所以名咸化四年

南溟竒甸賦 有序

伏讀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勅有

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矣
方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職方僅再暮其
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

聖祖即視之以畿甸而褒之以奇之
無意哉謹按文集凡若干卷其中勞天下
軍衛詔勅何啻百數大率叙其邊徼險遠
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有褒美其
疆域若此者噫

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必豫有以知其後
之所必然於千百載之前則夫吾郡之

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賢才彙興無以
異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俊邁奇詭迥異
常傳有由然哉潛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
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脉以潛
涌山別起而為崑崙水畢歸以為溟渤氣以直達
而專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瀟
茫茲其谷也豈非貞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
在異域者邪有奇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
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閭闔呈琅玕翱翔乎玉堂

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詫
所生之奇勝敢為高論恣為大言翰林主人聞之
駭而訝焉曰吁子來前子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邊
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
然試為我一一言之吾將即子之所云云者以紀
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
融而為川地十成土結而為山川者天地之血脉
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骨之中浹于中
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為一大堪輿也具元
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

於浩漭之中而為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幾窟穴
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為帝王之宇其小而幽者為
神仙之立帝王之宇是為神州赤縣神仙之立是
為負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
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真游惟走所居之
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
匪仙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閩風玄圃之曠勢盡而
氣脉不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為其
奧四海一通川茲為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
天為近遠至 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為大茫茫巨

浸兮與天為界漠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
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絕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
表王化之無外邪其為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
怪焉翰林主人曰予之言辯矣豈其然歟載考諸
古茲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始漢
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蓋
不以之為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為遐
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寞之墟予之
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茲豈走之言哉於是乎惕
然興悚然懼舉手加額北望向天百拜稽首而颺

言曰此我

太祖聖神文武統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宣也
大哉 皇言乎自吾茲地而得茲言地若增而高
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
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
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以義之而著天台以孫
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所
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
以為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兮地雖甚遐仰首
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

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駸駸而內向波光躍躍而
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
以邪主人乃仰焉而思俯焉而嘆曰良有以也願
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
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為奇也容有所不能
詳蓋嘗歷考夫禹益之所記緬想夫章亥之所步
古往今來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
地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于泰
遠西踰于邠國南訖于濮鈇北底于祝栗管子言
名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二百之川總歸匯於

東南三千之山皆發原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
委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
涯而獨出別開絕島千里之疆總收中原百道之
脉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我而
夏出險即夷分為兩戒析為三支其中一支自中
條經淮越江而極于衡霍遂散亂而分披至此而
地勢將盡乃益險巖嶮巖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脉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
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滄滄
汨汨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南西而後已大起而

為國都小起而為洲坻其尾間收萬水而瀦衆流
透浩漾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濤
瀉沈澆渺沔灌濟孰知一島孤峙于瀛海之中其
地可葦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海可度兮不
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
夕斯返人之游也足可履而手可杖意其磈磈
磈乃爾坦然夷曠意其汗汗汩汩乃爾悠然平漫
藁爾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勝
而氣之運也無息機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
草經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境臨乎極邊而匪

是海洩其堯氣而無瘴地四平以受敵無固可負
歲三穫以常穰有積可仰通衢絕乞丐之夫幽谷
多耆老之丈古無戰場軼語信乎有微地為頗善
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之
狀其植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挂
異類殊名其動物則鹿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
產川游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
有而又有其所素無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之繭
田有數種之禾山富薯芋水廣鱸鱖所生之品非
一可食之物孔多兼華夷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

木乃生水樹或出耐麩苞于柳豆筴于柳竹或肖
人之面果或像人之手蟬出波兮凝石鱸橫港兮
堆阜小鳳集而色五並鸞遊而數偶脩蝦而龍鬚
文魚而鸚喙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乃攢
金狗鼯綠樹杪而飛馬乘果下而走魚之皮可以
容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索海蔭
之貝大如玉斗花黎靡刻而文烏楠不涅而黝椰
一物而十用其宜柳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
藝之可通神明鳥之毳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
之器具其有粲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菟茲獨無之

豈天欲居民之蕃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
之虞乎江南皆無蚺蚺茲獨有之豈天欲寓公之
久居于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
也近隔雷廡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遠
去齊晉始萬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為無異若是者
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
茲甸之所以為甸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是
主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為奇獨
鍾於物而遺於人邪七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
氣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

舜漸南而都於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於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為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為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為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于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山之餘而為嶺水之委而為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脉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甚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為是以三代

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為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始偕七郡而入于中國曼胡之纓未易也推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懵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為主廟犢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 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于

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克弊其君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顯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

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

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甸之言乃獨以專美乎茲地非甸而謂之甸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蓋

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闡坤珍而斡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頃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腐以為神奇變雜駁以為精粹遐兮如邇未焉如既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為甸而甸之所以為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

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戰然以哈憮然以喟曰
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遠矣哉

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
凡幾運幾世矣自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不知凡
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
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
之建議一旦無上事發 淵衷運 睿思形之於
言以為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為哉
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奇士哉於是三復
言而繼之以歌曰

明明我

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

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顧獨
憊憊於窮海之一壘奇哉斯甸兮何幸得
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
之間

別知已賦 有序

尚書戶部主事袁君秉中出知梧州府事
命下同朝卿大夫士咸以君為不當去駭
愕嘆惜者累日甚至齋咨涕洟如失左右

手然予之於君情好深至尤非泛泛然者
比故於君之去也其戀戀之情視諸公有
加焉朋友五倫之一孔子答魯君問政於
四者之倫直舉其目獨於朋友以交言之
交之為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合則情不
孚故其來也適然而其去也漠然其去其
來皆不足以動吾之欣戚也吁其來也忻
忻其去也戚戚非平日道合而情孚者其
能然乎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以禮學起
家同試南官游太學而又聯官 朝著非

但道合情孚也其出處大略又相似焉今
君一旦舍予以去南北相望天各一方出
入無朋會聚不常歲月幾何老將至矣在
他人尚齎咨涕洟之不已况知己之深至
者乎不揆菲陋竊效昌黎韓子之意作別
知己賦寫予情以送君政事之餘試一誦
焉庶幾千里如對面也君其念之我君其
念之我賦曰

余生五嶺之南兮嗟側陋而寡仇驅余車以北征
兮行取友於中州匪其人之弗交兮惟直諒多聞

之是求紛總總其衆多兮咸言立而德脩亦有良
朋兮如弟如昆薄金石之匪固兮謂蘭芷之弗芬
夕連床以共話兮朝並予馬以周旋足縮縮以相
躡兮袂翩翩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內之名賢兮則
天下之善士情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惟
夫君之已知兮乃千百之一二皇賦之以昭質
兮塞好脩而練要扈蕙蔭與菌桂兮芳菲菲其遠
到青天白日粲其光兮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鳳凰
之昭於世兮人皆知其為瑞禎信一世之偉才兮
匪直海內之英嗟予亦越之產兮追逸足以超騰

約而自契兮德相麗以有成期追逐於前脩
兮洗山川之穢腥耻齷齪隨人後兮相後先以同
升亦既聯袂於金門兮曰終遂此情愔也夫何
一麾而出守兮羌別予以去也攝提貞于孟陬兮
載雙旌以揚揚指斗牛之故墟兮驅五馬於周行
蒼梧邈其何所兮歷雲山之蒼茫眇京國之日遠
兮喜咫尺乎故鄉悲予心之戀戀兮亮君心之亦
然怵鬱悒之無解兮悵臨岐以永嘆幸歲月之未
晏兮尚夫言以慎旃慕淵路之贈處兮罄中情以
申言評曰始與終兮志不可渝兮內與外兮道本

不殊兮惟忠惟孝兮且子之措模白首相期兮毋
中道而舍諸

天順六年

懷鄉賦送友人劉尚德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為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其去家今十有六年矣鄉土之思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

貶封之典必限以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申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德應進士舉來京師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今

歲試禮闈不合而去某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惻然有不能自已者因述中心所懷者以為賦

- 一以寫吾鄉土之思
- 一以慰吾母兄之望
- 一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兮何所渺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
途有梗之未通曰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
晝神想以遐鶩兮宵夢寐而靡寧母氏垂白之待
養兮伯兮獨立以鞿鞿雖顯揚之足慕兮恒喜懼
以交并桑梓蔚其深茂兮昔可把而今拱者舊日

以凋謝兮哀纍纍其多寵朝吾登乎金門兮夕偃
蹇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群
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髫
鬣之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
與閭巷兮默其可指以示恨無縮地之術兮孰插
予以雙翅馳寸心於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
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異彼志得而情遷兮
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往兮百歲幾何較富
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烏用
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若聞足音於空谷也申申

以鄉曲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為瀆也或為
之忻忻兮或為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
而可惜或慚而為之忸怩兮或傷而為之怵惕岢
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兮儻然其來歷寒
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必然之理
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嘆息而不
休情悄悄而不自已兮涕或浪浪以橫流方資其
朝夕以箴規兮胡數奇而弗售彼惟索驥以其圖
兮曾莫知神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
命夫奚尤又將別予以去兮仍海上之仙立闡天

人之妙理兮傳嗣子以箕裘翩然以遐征兮嗟欲
挽而莫留矢吾辭以志別兮因以寫吾之心行何
以處我兮毋金玉兮爾音自薊北而越南兮闕半
載之光陰既沿復遡止且行兮香不知山高而海
深抵瓊臺而見鄉人兮道予心之永懷也慰吾親
倚問之思兮曰不久請告而來歸也

成化五年

頌

瑞菊頌

予友何東樊景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出佐
汴藩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

一帝三華一時察察咸詠歌之傳
予聞瑞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為况菊之
為物芳香清冽稟天地之正氣純粹不雜
得天地之正色高潔閑雅全天地之正性
有幽人逸士之操有忠臣貞士之節蓋非
他草木所可比者予嘗評菊之品當在橘
上而靈均之於橘乃特為之頌至謂其可
以參天地而擬之於伯夷而於菊特取其
落英之可飡而已而又雜之杜蘅申椒蕙
茝之間每為菊快快不平恒有意欲頌之

庶其儷於橘而未果適聞景瞻瑞菊之事
而有感焉夫菊固可頌矧此又非常之菊
也哉則美其德而告其功也固宜頌曰
爰有嘉植號曰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黃白
不御地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尹之任夷
之清兮和如展禽介則曾兩生兮三才之會衆德
之凝兮物皆春茁乃獨秋榮兮雨露不能發霜露
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莖兮胡獨此本矣少
正馨兮三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三壽于世
則兮孰曰無知殆亦有靈兮不于其地而

用之庭兮豈天之意假物以呈兮晚節之符壽之
徵兮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銘

德馨堂銘有序

凡物有形斯有氣臭有氣臭則馨薈隨之
三代以前求馨薈於蕭鬯腠骨春秋戰國
以來求馨薈於椒蘭蕙芷漢魏以後至于
今日則求諸沉檀腦麝隨世所尚而用之
各有不同孰知斯德之馨亘古今而無間
不假氣臭而自然發聞也哉知此理者其

周公乎成王述其言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以見精華之上達果在人而不專於物也後此千餘年唐人劉禹錫作陋室銘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句蓋祖周人之意也又數百年安成書岡耘者張公如旭新居落成或人賀之以詩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則又述唐人之意也公去世已久而其子若孫席其德善餘慶傳芳播芬書香至今不絕膏馥之沾溉蓋未艾也予友國子司業振烈公之

孫也借其伯兄振光詩言以顯祖居之堂曰德馨示不忘本也振烈問以語予俾為銘乃銘之曰

有物至馨非氣非味無假乎熱矣事於佩有韞於中必聞于外有積於前必延于世室以不陋人以無愧苾芬之播無遠不至膏馥之沾罔有攸既伊誰則然書岡張氏祖以啓之孫子是繼繼繼承承尚引母替成化四年

慈幼堂銘

姑蘇陳公賢氏以顛顛醫供事 御藥房

公餘得以廣其術惠濟人人予時年七十
有喪子之戚弱子孤孫恃吾公賢以為命
公賢間出其先世所藏慈幼堂三大字俾
識一言予感其惠無以為報協韻語為銘
以畀之異時公賢歸休吳下尚以是刻置
堂壁以遺其後人銘曰

天地之性至貴者人聖賢之道至大者仁人之有
生必自幼始仁之所施必由慈起以我之慈保人
之幼一弗用心馴致不救先民有作為顛顛
一世入使皆期願子出胞胎嬰而孩笑由幼而

壯強艾耄黃口弗保曷能犁眉無或短折仁壽乃
躋惟吳陳氏業此仁術幼吾之幼推以及物施由
慈始用廣其仁成人之子安人之親弗懈于勤弗
究于利助 國育民為家廷嗣心誠而切利博以
長仁必有後天道孔彰炳炳心畫顏堂之上誰其
書之宋大丞相

箴

令箴

官之至難者令也令之所以難者政也政之所施
有其本焉敬也敬立乎中由是而見之行事形既

端矣表無有不正也由是而施諸人民此之所以
感之者有其道在彼則未嘗無其應也承乎上焉
必凜凜以畏則獲乎上雖不敢公拒而亦不曲從
其非理之命也待乎下焉必切切以憂斯得乎下
不適乎已而拂乎人之性也中焉而接乎人必公
而怨謙而有禮委曲以詳盡設以已之身處其人
之地則人人止其所而各自靖也於乎今之任難
矣而爾以初筮之仕得繁劇之邑匪庶匪明匪真
匪勤曷能得其職之稱也勉之哉吏以案牘為師
有所猷為則繙閱以為證也政以前官為比方

窳穢則依緣以為徑也一邑之事無非已者蚤夜
孜孜毋苟安以圖一時之幸也百里之民無非吾
人念念在茲惟恐一夫之或病也行其所無事其
來不迎其去不將一於靜也不以譽喜不以毀怒
一於定也不主先入之言不爭無益之氣已往者
不求其故未至者不億其詐一於理而與物無競
也於乎本此一敬而慎以持之勤以行之公以生
其明儉以養其廉是誠為邑之要道處事臨民之
龜鏡也念之哉勿謂我言耄而惰也

壬辰科進士奚銘自新自幼從予學五至禮部

而得一第爲今當強仕之年始得一縣令令七品官爲百里大夫有民人社稷之寄其任蓋不輕也而世之仕者逞逞重內而輕外若是者皆爲其身謀非其所以學之初意亦非聖賢經傳之旨也自新將之任求予教言故爲此箴以勉之兼以貽進士之爲邑者張瑛德輝海澄靜之云

忠箴

君者臣之天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乎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

降于天乃人所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犯則弗逆以激順則弗曲而從也於戲戴天以生曷報其功一言以蔽之曰爲臣死忠

孝箴

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人體之以事親必用厥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敢違其好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戲昊天罔極無德以報

一言以蔽之曰為子死孝

和韓子別知賦 有序

別知賦者唐昌黎韓公為其友楊儀之作也公謫陽山時儀之以湖南支使來連公嘆知心之難得好會之不可數為此賦以別之詞古而意深有非後人所可彷彿其萬一者雖然人品高下詞藻工拙古今固懸絕矣而朋友之誼原於天命之性所謂天理人倫之正者初不以古今智愚賢不肖而有間也予友吳本厚以福建市舶提

舉上計課於京師館於予僅閱月即以事竣言旋予於本厚累世通家且同里閭落地即為兄弟有非萍水相逢者比於其行也情有所不忍而勢不可留不揆愚陋步韓公韻為賦以送之其詞異而其情則同也賦曰

紛交游之總總於天下兮殆周雖雅志於四方曰惟先吾里閭之求夙志同而契合爰互勉以交循進助余以相善退先我以同愁惟余塞予斯啓或其放焉是收借鼓篋於鄉校繼奮起於遐陬矢特

心以礪節詎忍詬以包羞何官輒之南北結兩地
之離憂嗟六年之一見僅閱月而還轉邈山川之
備阻儻歲月之如流雲從龍以上下葛附木以相
膠膠投漆以堅固舟籍水以行浮顧夫人之弗如
欲相從而莫由悵遙天以延佇覺形去而神留

別知後賦

予友凌江李君時習有志之士也蚤以書
經領鄉薦三試春官皆中乙榜當得校官
君不屑就最後有司限以年不容辭乃授
閩之南靖教諭改永之寧遠南昌之豐城

前後掌邑教者餘二十年所至率以身教
以興起人才為已任而於一切勢利泊如
也嘗三典文衡初同考河南在江右山西
皆主試一時號稱得人噫君君者豈今世
校官中之表表者歟今年需選銓曹陞淮
安府學教授予與君同出嶺表方君年少
氣銳時謂功名可唾手取於同輩少許可
獨與予及寶安袁秉中三人者交莫逆君
教外庠秉中造屬地官出知大府予叨登
進士選入翰林相去各數千里三人者其

心未始一日相忘也君初赴南靖時予與君同舟而南及君自寧遠守制家居予以家艱南還道凌江君遠至大庾下相迎候迨予北上君時在豐城去久考滿上京師相聚者幾半年今又舍予以去顧予三人者頭顱俱種種矣秉中以永州知府養病歸寶安不相見者幾二十稔矣而予與君幸頻相會晤今君又幸教淮安郡居兩京間後會有可期者念惟人生以百歲為期七十者古以為稀今予與君去稀年

僅僅十三四春秋耳自茲以後歡晤之期寧有幾耶則予於君之行也安能嘿嘿無一語耶而其所以相贈處者又豈可泛同衆人者而已耶昔秉中有梧州之行予嘗為之作別知賦故於君之行也又廣其意作別知後賦以寓予區區久要之情賦曰嗟南州之綿邈兮在昔則為遐荒迨有唐之五葉兮始發乎曲江之張原其所跡以奮起兮有燕國以為之援予中懷之悄悄兮豈忘情於鄉彥顧時勢有弗然兮地若親而實遠結綬之約雖不可諧

兮敢忘乎鷄壇之要念疇昔之游從兮予三人俱
老以衰悵一人之先歸兮恐盍簪之無期今予又
舍予以去兮焉能默默以無辭曰道之同兮不以
其位心之孚兮不必其昵情苟無變於貴賤死生
迹莫較夫得失同異惟德義之相期斯交情之為
至踵鄉衮之芳躅兮其有在乎吾徒隔百世而同
此心兮奚必區區形迹之拘昔孔孟之垂世兮亦
傳經以施教固不假乎位與勢兮然後可行其道
矧淮海之名邦兮介乎兩京之間中講堂以振說
鈴兮列衿佩之兩班明道術以淑人兮敦禮義以
正俗懸以待問之鍾兮示以躍如之鵠泰山兮巖
巖和風兮熙熙秋陽兮曠曠時雨兮初初偉英才
之樂育庶斯文之在茲倘心期之克遂又何異乎
步趨之追隨

銘

玉帶銘

腰帶得玉人爵之極積善之慶稽古之力溫潤泉
然比君子德貽子與孫寶之勿失大君仁恩先世
手澤

象笏銘

今制五品始得執笏書恩對命恐或怠忽大夫之制後直前詛遺介子孫敢保勿失

虞類稿卷之二

少保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記 廟學類

霸州廟學記

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 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教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

也霸州在勝國時隸大都路爲支郡至是更路以
府而州仍隸烏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
廢用以應 詔命邦人士甫脫干戈即得從事於
俎豆詩書之習浣百年之夷染復三代之華教其
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頓然一新
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

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既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
霸自是遂入邦畿內爲赤縣地密邇

皇化凡教令之頒并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
益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

庭訓來知州事始至循故事詣學官謁先

成退坐論堂進諸生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

剝堂廡日將傾圮大懼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
稱

祖宗興學育才之意而有以來瘵官不事事之謂
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
以克合乃捐己俸節冗費究宿弊以資用度不足
而又募之富民召上市材揆日興作自大成殿以
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廡下至於師生之舍庖庫
門墻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厥功以成太守

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于先聖畢則大會僚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監察御史三山陳公奉 璽書督學事巡行至霸師生合辭請文以紀其成乃具書遣生員孫昱代請於予粵自孔子莫兩楹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於孝武元朔五年蓋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更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

聖祖武功甫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之間霸於是時入職方僅踰朞爾而遽得以沐浴教養

澤靡儒服事文事以有絃誦詠游之樂一何幸

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近在 輦轂之下德澤之沾溉條教之宣敷朝發而夕至舉目而見側耳而聞跣足而可以俟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茲師範于茲受教養于茲者其尚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為記

成化三年

高唐州修學記

皇帝更化之初厲精治道惟政惟教是圖是急于時內外小大之臣奉承惟謹亦惟圖政與教兢兢

不怠高唐州地介兩京之間首被 王化守臣趙
玉祇奉 德意夙夜惟恪釐其郡之庶務期底成
效以稱

上旨恒以爲自昔有國者以六事責成守令政教
具焉政之目五而教惟一詳者似難而實易簡者
似緩而實急於其詳者固各隨事以致其力六曰
就緒顧於簡者未得其方惟茲學校乃教之寓
之本爲治之首務也敢不盡心歟於是留心學事
凡可以變士俗作興人材者行之惟恐後時乃月
百詣學宮釋菜先師率耆老聽士子講讀既畢

周行瞻視棟宇幾墮廟貌幾剝其而門有幾廢

惻然興念曰此非吾長民者之責與按圖考志是
學之興在元之初張守庭瑞始闢廟壻鄭守德鄰
繼加脩建迨入 皇朝知州楊貴實重開砌之經
今幾百年物久而弊斯理之常革故而新實在今
日乃簡材鳩工蠲日庀事於大成殿明倫堂兩廡
三齋及聖賢像設則仍其舊而脩飾之於靈星門
戟門則撤其舊而重建之壞者忽成墮者忽隆規
制大備各稱其度迨者咸爲之易觀焉郡文學廬
瑞謂侯茲役不可不書走書京師求予記惟三代

學校之設雖以教學為事而不顯顯在是也故
國之政事若祭祀若鄉射若勞農若養老乞言
取賢斂才考藝選言之事若出兵受成論獄訊
之故無不於是行之是誠為政之本出治之大
也世之俗吏類以為非政之急而慢易之豈知治
道者執若趙侯者可謂知務者矣而盧君又為之
圖不朽之傳非特為侯也蓋欲以示法於來繼
者而又使凡天下之為守令者聞之而知所興
廣

天子圖惟治道之意於無窮焉

咸化元年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
動之有機用之有要為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
數年來海以北地為尚徭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
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
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為不
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關里孔公韶
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
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
士氣結人心亦難於成之必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

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爲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
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勸之之機用之之要爲
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
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
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 璽書專理高雷二
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繭人心
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厭道
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
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乎節縮費
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

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
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
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
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求福文學楊
珙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
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
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蓋未廢雖
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
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
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

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為常而不
書哉孔公此舉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
蓋教化既脩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
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
知食烏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為心體有事則
與城相為存亡為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
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
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
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
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

既作類宮准夷似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
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
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
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為之書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
踰東莞者蓋入國朝以來踰百年于茲嶺海人
士列官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
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校育才
之效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脩矣

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君彥
理來知縣事既三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
殿若兩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廡若
庖廚則鼎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
若三賢祠則脩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
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
絢耀邑人士以為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費一出於已資與凡士夫之樂助官與民咸弗與
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荀子有言上
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

食地得人為多養賢止於一時

地以儲蓄造就之使人方有無窮之用之為多
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
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
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夫異時
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為 國家用者不獨在一
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既
耶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於斯尚當奭然以
賢才自居期以媿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
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

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偉與於是乎
書以俟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惟嶺海要地

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
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
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
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
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略然
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輓其強梗之

氣莫若脩文教脩文教莫若興學校

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

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

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

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為督視衆心

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為禮殿翼

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

左邑學峙其右講席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

所以至於庖滷庾廡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

閱麗靚深為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

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于鄉曰
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
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
公歌棘矜之用變為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
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
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
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
格魯僖作頌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
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
德之敷必在祖征之後善先有以折其氣而後

有以服其心苟非
間七旬之舞豈能遠格而苗於萬里之遠哉
文德武功必相為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
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
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
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
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
開人心忠孝一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
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
士氣於委靡之時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歛強悍之

氣以固其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此
立廟之意其有見于茲歟予既叙其實而又竊以
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
之盛德永永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泚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耶
右邑兩庠夾輔經閣峩峩圖書之府講堂渠渠
論道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庾有庖有馮有
有戶凡制之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墉百其
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暈之翥如
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

事上丁上下降俯於論鼓鐘於舞千羽巖巖有
碑薦體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儻有翼其趨十
百其侶閭閭啾啾篋笥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
矩容貌侯侯衣裳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姁姁匪
道弗謖匪善弗取百越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
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潁汝揆厥所元夫
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中甫柔不爾茹劓不爾
吐爾飢而寒我翼以哺爾兕而頑我礎以斧不
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覩父詔其
子孫承於祖相話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

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
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之所
與公不自有歸之 當宁予因民心代天作語
述此銘詩以詔終古城化

彭水縣新學記

昔者先王制土養民富而教之始於家塾中於黨
庠遂序而終於國學焉其在庠序也所以尸其教
者有上老庶老而教之學有里胥鄰長而教之
其鄉之人者而考仕而休焉者也春秋舍菜以
祀亦惟其鄉之先賢鄉無其人然後合諸其

天下學校通記

卷之二

自

天子之命其所教以為學者咸誦經為文以明道
其制視古雖若有間而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今猶
古也涪之彭水縣在古為黔州治所宋併洪杜洋
水都儒信寧四縣入焉為紹慶府名雖一縣而實
則郡也郡舊有學在今縣治之北 國初降勝國
之路為縣始建縣學于其治之北而廟則越處于
水之西後以廟學異處非制尋合而一之其地漥
下當江漲時輒為所浸故日就傾圮成化丙申平
湖毛君珎來知縣事詢諸父老得古郡學舊址具

其事白諸當道既得報乃擇日掄材鳩工庀事凡其廟學規制所當有者咸遷彼就此次第成之使夫百年既廢之基一旦復其舊貫黔南父老驚歎欣喜咸以謂吾邑學校既復唐宋之舊矣人才之興其必將復如古乎時吳郡金君楷以進士知州事彭水屬邑也喜其令有志于興文教以書京師求予記在昔漢初文翁為蜀郡守敕屬郡生遣詣京師齎其土物就學博士又於市中修起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出行屬邑輒用明節行者與俱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

蜀地文風始盛噫人才之生土風之變必有於上人之作興也有由然矣然當是時士之欲求學者必待太守之遣必齎土物必至京師然後得博士以師之今我國家郡縣立學有一定之制又命銓曹擇明經學者以為之師學有定所師有常員廟必祀孔子使知所宗師學必通五經使專其習尚為士子者無奔走就學之艱為長吏者無誘進招延之勞一代之制可生斯時而不知才也哉彭水於前代屬荆楚

士子告新學告成
無負乎爾守令作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
楚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
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
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
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
萬里之遙者乎瓊在兩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
中國其去聖人之石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

以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
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
視齊魯亦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
桴浮海之歎豫有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
瓊山縣居郡郭下鄙有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
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茲邑實為諸邑
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為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
今地則在 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修
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
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昇知府

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
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 璽書專
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無助其
以畢前功又躬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
羊采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
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為詳說者
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
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
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
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

後爾

皇朝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興教

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不變至今瓊人家
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
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
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
以為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
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苟董揚韓之所不及知者
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
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
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

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駕說之時而著於莫暨
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
笈以從師于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
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
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
假於經營今之為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
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 聖
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古
為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
而規之以言非獨儆于今且以示來者於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
北皆以地言至于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為
治面之所向日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
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
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
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
流沙北止朔方今開敷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固
未嘗越之而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

區四州之地去中區萬里之遙而郡縣之建學
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
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在前代為萬安軍附
邑曰萬寧皆有學 國初改軍為州正統中罷
寧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湫隘
之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
察使涂君奉 璽書專鎮于瓊行部至萬爰主
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
是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
記乃遣鄉進士曾瑁來求予文惟郡邑有

道之行於茲土也不為不久矣然而風俗
至於純美人才不至於振發夫豈無其故歟意者
佐佑而振作之者未得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
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
以從史之自今而後誦說有其地休息有所而
崖之士民於此猶不知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
乎聖人之道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誌
焉且以示夫後之人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
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
中國適在儒道厄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
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
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公
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
憲始謀拓入首徙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
定公以擢任還 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
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既脩即慨然歆畢前志乃
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

祭使竊公良等經營之而以興學胡公祭使
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
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
正窳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
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玄賚書浮
海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
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
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
且不有於儒而况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
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

校師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古也我
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五府州縣學頒示
規制教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瀛洛諸儒之說
百年于茲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
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
代若避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之
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
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
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避
哉所以然者固由

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
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
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
自勵於於是乎記成化
亦總督大臣及藩臬
之遊學于斯者視其規制
不知所以自而益思所以

寶臺類稿卷之二終

寶臺類稿卷之三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立濟仲深

記 廟學類 書院祭器題名附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而
華夷防决彛倫教斃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國也首即
南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
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

儒立為中都既已建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
千官之署而首開教習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
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
京師改國監以為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
舊也其創置之初具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為
諸侯類宮然其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
故焉則夫傾圮頽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脩復之
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章君銳元進來知鳳
陽府事慨然以脩政立教為已任月朔望詣學宮
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頽壞喟然興嘆以謂郡

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皇明鴻業所基
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
吾心於是乎謀之察案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
攷其圖籍即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
舉之剝落者脩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為堂者五
為樓閣者各一為亭者二與夫神廚庫廩齋舍之
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
明年七月也甫成適邵武甯堅永貞來同知府事
章君以永貞嘗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
長源求予記予惟建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

君之脩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界茲郡
實居其中我

聖祖於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
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
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萌蘖于茲譬則祖
徠之松新甫之柏既已斤斧之斷削之棟明堂柱
清廟楹百室以立為百世之規制矣原其所生之
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復生
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芟滋養其萌芽條達

其枝放灌溉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故也
烏可後邪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
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即帝
位立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
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
七十三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
宋祥興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為北狄所絕而文
儒之教因之而陵夷我

聖祖始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明孔子以後彞倫
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

卿士將率師尹分閩守職者乘時奮興翼成一代
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昔有其
人今無其人邪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穎壽泗諸
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
之閩右非但一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
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
秀則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
賢後而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
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
正植焉含地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

醲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芄芃而盛繇繇
久大之為棟梁小之為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
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無鄭人壞折之虞合衆楹
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裨贊我 皇明之
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統承延儒者之道恒明
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 帝鄉之學焉後之
蒞政于茲施教于茲學于茲者尚有感於斯文

廣西太平府重浦儒學記

皇明受天命克相上帝以治以教全天所覆之地
凡具人形居地之上者咸有以安其生復其性廣

西左右兩江在嶺南以南之極處唐宋以來固已
州縣之然至今其守宰猶襲用其土酋學校尚未
建立惟太平一府其守臣特出 朝命常調且立
學設官俾以教焉兩江州郡前此所未有也成化
丙申番禺何侯楚英來知府事慨然以用夏變夷
為意凡可以為其一郡之人變化其習奠安其居
者無乎不用其心大要欲其民風土俗一旦與中
土等使生其地者忘其身之為夷入其境者忘其
人之為夷爾莅政未朞年政行化施民夷胥悅乃
與其同知府事韓廷或通判蔡顯推官陳宣等謀

曰左右兩江皆無學而吾太平獨有學太平之支
郡屬邑皆無學而獨府有學是則茲學之建其標
準之所示者廣風化之所及者衆非他內地學校
比也絃歌俎豆之地師生之所莅止民夷之所瞻
仰為政首務莫此焉急乃鳩工庀徒重新脩建規
制宏壯藻飾華麗視舊蓋有加焉既成適生員某
膺貢來春官郡教授羅順訓導某某具事蹟俾以
記文來徵惟天在上其形穹然而下覆乎地地所
至之處極乎海而止凡在寰海之內莫非天王之
地惟其化之所及者有先後故其人之歸化者有

蚤莫苟有介然蹊徑可通

聖人在上推其教化而馴反之則無有不可化之
理原夫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
不甚遠觀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
也洛陽為王城而臯蠻氏陸渾戎密邇乎其境其
東之采牟介莒皆夷地也淮南為群舒秦為西戎
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
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
遠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不過今數十郡
焉耳目時厥後疆界日拓而遠向之荆楚吳越閩

蜀遂皆為內地世不復知其為夷其聲明文物
盛顧若反有浮於宋晉齊魯衛鄭之舊蓋天旋地
轉氣運隨之而遷移則夫左右兩江之間其轉移
變通之機安知其不本於今日茲學之設乎何侯
雖於一郡立學然所關係甚大且遠後之繼侯之
獨以治以教于茲者尚當體侯之心汲汲然皆以
用夏變夷為心而士之生于茲地受侯之教養者
亦皆幡然去夷從華孜孜不已與凡支屬之邑接
近之壤聞其風者相與感發慕倣處處建黌舍家
家興禮讓人人學周公仲尼之道亦如今日荆楚

吳越閩蜀之區出而與北方之士相後先其將自此始邪何侯興此學其關係之大且遠如此不顯為一郡也其不負

聖天子所委任而克相之亦於是乎見焉侯字邦佐由監察御史知柳州府丁內艱改今任云

陵水縣學記

皇朝學校遍天下雖遐外之域陋小之邑其規制之度生徒之數不以大小遠近而殊瓊郡去京師幾萬里萬州又去瓊餘三百里陵水又去萬幾二百里人民不滿千戶地之遠邑之小者天下莫

焉其學校尤為庠陋不稱 朝廷一視同仁興學

育才之意自有學校以來其規制恒不如度生徒恒不滿數人才恒鮮中式雖其土風使然亦前此當道者不能作興之過也陵水縣儒學肇於宋

國朝正統中知府程侯瑩始奏 請遷縣附南山

千戶所城學隨遷于城之東成化中知縣林端又遷城北草創未具適廣東按察副使豐城冷公伯輔巡所部至邑嘆其俗陋民寡計其力終不能以自成乃計出白金若干兩付之俾署南山所事千戶王玉專其功著學事臨高縣訓導王浴沂相其

成拓其舊基而廣之度其直四百有五尺橫一百有八尺周而計之凡為尺一千一百七十有奇凡今學校規制所當備者一一如度匠傭於郡木採於山石則越郡城而西之由海道運至自臨邑焉於乎自有此邑有此學以來其規制蓋未始如此備也備之始自今日浴沂謂興建之功不可無紀惟我

高皇帝得國之初郡邑與學校並設凡制邑之大小必視其民之衆寡民有衆寡故設官有全減制賦有贏縮獨於校官之設生徒之數不以邑大

民衆寡而增損焉夫豈不知取舍之偏重而多之弗鈞哉顧惟人才之生也不自成所以成之者由教養有方也彼邑之大者其民固多然吾不能一一盡所有而教養之故於民庶之中拔其明秀者群聚之學校以養以教冀其有成蓋惟責其成於吾教之所及教所不及者吾不與知也陵水邑至小人民至少而學校之規制師生之員數與廣土衆民之邑罔有異焉然其文物之美人才之興至今恒若有歉焉者蓋必有任其咎者矣士生斯邑前乎此者居處庠隘而不遇作興之人其安於

固陋甘於汙下也固宜若夫自時厥後游弘敞之
學宮而又得上之人如此鼓舞振作之而尤循常
襲故不思所以振拔期以儷美於他邑匹休於中
州焉其咎亦必有所歸矣易以善補過為無咎之
地汲汲然求三年之艾以治十年之病亟取以足
前日之闕豫蓄以待後時之需所謂善補過而免
罪咎之歸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凡為師生于此
者盍念之哉予謹書以俟

易州重修廟學記

古昔帝王立教以成治不惟有學且有廟

禮樂幽有鬼神用禮樂以教士於昭昭之際而必
致敬於冥冥之中非獨以報始教者之功德實所
以定入學者之心志也三代之制尚矣自漢以來
郡國之學或立或否或有學無廟或徒有廟而無
學宋慶曆以後始詔郡縣俱立學學必與廟俱我
皇明建國之二年即詔天下開設學校十五年詔
天下通祀孔子是時易州為邊鄙遠地凡事草創
不能一一如度肆我

文皇並建兩京易在近甸中天光旁燭德澤近霑
聲教風化達捷而染深士風益振以變乃成化某

年羅山羅君綺以鄉貢進士由舍選授太原府判
以薦陞知易州事本儒雅以飾吏政毅然以作新
學校為治郡第一事顧此州學宮堂宇傾圮廟貌
庠陋與夫教養所需祭奠所用多有廢缺乃謀諸
判官張俊暨師生耆老人等為之經營規畫凡廟
所有者若殿廡若像設之類咸因其舊而新之其
所未備者範銅為邊豆簋簠之屬百八十事尊壘
爵琖之屬三十二事凡學所有者若講堂若齋舍
之屬咸因其廢而增之其所未備者重脩學官廡
宇若干間增脩諸生齋廬若干間傾者以植缺

以完漫漶者以鮮明莫不材良質取立善物備
為經久之計舉合制度如格式前此所未有也起
工於成化某年某月告成於明年某月時主州教
事學正蘇韶等謂茲後關係為大不可無紀述遣
社學教讀李順奉書幣徵記於予大笑哉禮樂之
道其為教於天下不可一日無也粵自有虞之世
契作司徒教以人倫后夔典樂以教胄子周兼四
代之學春而誦夏而絃秋而學禮冬而讀書皆必
釋奠于先師凡有釋奠之舉必有合樂之事與夫
上丁習舞釋菜仲丁入學習樂凡夫一日之內自

昕至晡一年之間自春徂冬無須臾而不置其身
於几筵俎豆之間屬其耳於誦歌節奏之內游其
心於彛倫道義之中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
德由是以成學成而論定出而列 朝著則為吉
士莅郡邑則為良吏處庠序則為明師進而位于
廟堂則為賢宰輔莫不皆以其平日所學於學校
者以治以教使凡天下之人教者本此禮樂以為
教治者本此禮樂以為治學者本此禮樂以為學
而又推此禮樂以教其後之人後之人又迭推
教其後之人俾承傳禪續於無窮古之帝王

立教而成治也其本末功效蓋如此後世則不然
矣天啓 皇明大復古制

列聖相承本三代之禮樂以為教易居陪輔間禮
樂之化接之近而得之先而又有賢守如羅君者
承其流而宣之脩泮宮以育賢才崇聖道為列郡
倡其志可嘉其績可書也用是為之記俾刻于巖
牲之碑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
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

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歷四葉

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于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為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

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脉中興于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饒世無先生刻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

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劔產也而朱子亦生劔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日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一啓以延千萬年道學

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
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
天地山川之祭為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
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
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邪夫禮
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邊質以
竹鼎質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以木尊罍之屬或
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
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斃金代之以圖其永其移
則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

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有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 璽書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博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為器爵百四十而竒一邊七十有二豆如邊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劔十又二登五尊三總其凡三百九十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菜以告其成釁而藏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君璩府學教授陳君顯輩也會

夏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予出自斯學且以文字為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固而不能再問至今餘憾千載雖然於詩有之既作類宮淮夷攸服聖人剛詩而隳之於頌其意蓋在茲歟今憲副君奉 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豆為先盡心力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具其數以示夫後

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於斯云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閣茂是為 大明弘治三年是年開進
士科乃

皇上奉 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既
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
記請

皇上以命臣濟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
群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
文運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也

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
則曆數相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
顯神功化理之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
道五倫之教六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
匪徒圖書字畫言辭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
否極而泰

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
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
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
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為而天實啓之也粵

自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既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為

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卽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材抱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為今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

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群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為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為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

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譽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 皇明千載特起之運

聖神繼照世遵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為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意茲何等運際

邇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為非夫也豈不負 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也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於 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

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為最揚州屬邑江都為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為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于史者在唐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

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鄴及鄴之孫礫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輩不過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于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遽已與草木同澌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為不朽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

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達達有之然未有為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為政以人才為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為 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即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龔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為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舉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

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為愈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為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為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漸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然而然哉

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 朝廷既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向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宮輒礮石為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為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為兩浙壯邑入 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

魁而吾邑又得其二其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礮石為碑具其事白郡守淳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叅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蓋味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千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

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 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倫魁之選尤重惟其為

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留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

與名而責其實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 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為邑人士後來者勸

增廣類稿卷之六

六

